

廣弘明集卷第五

唐終南山釋道宣撰

高五

辨惑篇序

俗之惑者大略有二初惑佛爲幻僞善誘人  
心二惑因果高五沉冥保重身世且佛名大覺照

極機初審性欲之多方練病藥之權道故能  
俯現金姿垂丈六之偉質流光遍燭通大千  
而闡化致使受其道者獲證塵沙內傾十使  
之纏外蕩八魔之弊故能履水火而無礙憚  
龍鬼而怡神三明六通暢靈襟之妙術四辯  
八解演被物之康衢其道顯然差難備叙至  
於李叟稱道纏闡二篇名位周之史臣門學  
周之一吏生於厲鄉死於槐里莊生可爲實  
錄秦佚誠非妄論而史遷褒之乃云西遁流  
沙漠景信之方開東夏道學爾後宗緒漸布

終淪滯於神州絕智守雌全未聞於環海蒙  
俗信受飾詐揚真乃造老子化胡等經比擬  
佛法四果十地劫數周循結土爲人觀音侍  
老黃書度命赤章獻祝斯言孟浪無足可稱  
方欲陵佛而跨法僧矯俗而爲尊極通鑒遠  
識者自絕生常瑣學迷津者或同墜溺且道  
德二篇涓子所說伯陽爲尹而傳是則述而  
不作至於四果以下全非道流斯乃後學門  
人廣開衢術言輒引類翻累本宗故神仙傳  
云無識道士妄傳老子代代爲國師者濫也  
葛洪可謂生知之士千載之一遇也諸餘碌  
碌等駕齊驅佛經無敘於李聃道書多涉於  
釋訓人流慕上古諺之常言惡居下徒今俗  
之行事所以隨有相狀無不擬儀道本氣也  
無像可圖今則擬佛金姿峙列天堂地獄連

寫施行五戒十善曾無異迹終是才用薄弱不能自立宗科竊經盜義倚傍稱道至如楊雄太玄迢然居異抱樸論道邈爾開權道莊惠之流可爲名作南華近出亦足命家豈若上皇之元密取漢徹之號剖生左腋用比能高五仁之儀斯途衆矣具如後顯又俗惑三際之業時輕四趣之報人死極於此生生亦莫知何至由斯淪滯出竟無緣若不統敘長迷逾遠深嫌繁委何得略之

又序曰夫解惑之生存乎博見義舉傳聞闇記信爲難辨舟師故四不壞淨位居入流之始一正定聚方稱涉正之域餘則初染輕毛隨風揚扇不退漆木雖磨不磷是以辨惑履正開於悟達之機宅形安道必據稽明之德自法流震旦信毀相陵多由臆斷師心統決

三際必然之事乃謂寓言六道昭彰之形言爲虛指夫以輪迴生死隨業往還依念念而賦身逐劫劫而傳識所以濠上英華著方生之論柱下睿哲稱其鬼不神可謂長時有盡生涯不窮禹父旣化黃能漢王變爲蒼犬彭生豕見事顯齊公元伯纓垂名高漢史斯途衆矣難備書紳無識之倫妄生推託便言三后在天勸誘之高軌陳祭鬼饗孝道之權猷斯則乖人倫之典謨越天常之行事詭經亂俗不足言之若夫繫述遊蒐之談經敘故身之務昭穆有序尊祖重親追遠慎終由來之同仰踐霜興感列代之彝倫安有捐擲所生專存諸已橫陳無鬼之論自許有身之術前集已論今重昌顯固須讎校名理尋討經論卷部五千咸經目閱義通八藏妙識宗歸若

斯博詣事絕迥惑竊以六因四緣乘善惡而成業四生六道紹昇沉之果報茲道坦然非學不達豈可信凡庸之臆度排大聖之明略哉況復列十度之仁舟濟大心於苦海分四諦之階級導小智之邪山三學以統兩乘四輪而摧八難梗概若此無由惑之又以寺塔崇華糜費於財帛僧徒供施叨濫於福田過犯滋彰譏嫌時俗通汙佛法咸被湮埋故周魏二武生本幽都赫連兩君胤唯儉猶鄉非仁義之域性絕陶甄之心擅行殲殄誠無足怪今疏括列代編而次之庶或迷沒披而取悟序之云爾

辨惑篇總目

魏陳思王辨道論

晉孫盛聖賢同軌老聃非大賢論

孫盛叙道反訊老子疑問

南齊沈休文均聖論并難及解

南齊沈休文均聖論并難及解

元魏太武廢佛法詔

周高祖集僧論廢立

沙門釋道安二教論

甄鸞笑道論

高祖廢二教詔

武平齊集僧論廢立

前沙門任道林抗帝論

前沙門王明廣請興法表

高五

唐傅弈上廢佛法表事

李仲卿十異九迷論并書

沙門釋法琳上破邪論并表啓

沙門釋明槩上立佛法事

李師政內德論

辨惑篇第二之一

辨道論

聖賢同軌老聃非大賢論

老子疑問反訊

均聖論

辨道論

魏陳思王曹植子建

夫神仙之書道家之言乃云傳說上爲辰尾宿歲星降爲東方朔淮南王安誅於淮南而謂之獲道輕舉鉤弋死於雲陽而謂之屍逝柩空其爲虛妄甚矣哉中興篤論之士有桓君山者其所著述多善劉子駿嘗問人言誠能抑嗜欲闔耳目可不衰竭乎時庭中有一老榆君山指而謂曰此樹無情欲可忍無耳

目可闔然猶枯槁腐朽而子駿乃言可不衰竭非談也君山援榆喻之未是也何者余前爲王莽典樂大夫樂記云文帝得魏文侯樂人竇公年百八十兩目盲帝奇而問之何所施行對曰臣年十三而失明父母哀其不及事教臣鼓琴臣又能導引不知壽得何力君山論之曰頗得少盲專一內視情不外鑒之助也先難子駿以內視無益退論竇公便以不鑒證之吾未見其定論也君山又曰方士有董仲君者繫獄佯死數日目陷蟲出死而復生然後竟死生之必死君子所達夫何喻乎夫至神不過天地不能使蟬蟲夏潛震雷冬發時變則物動氣移而事應彼仲君者乃能藏其氣毙其體爛其膚出其蟲無乃大怪乎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

江有左慈陽城有鄒儉始能行氣導引慈曉房中之術儉善辟穀悉號三百歲卒所以集之於魏國者誠恐斯人之徒接姦詭以欺衆行妖慝以惑人故聚而禁之甘始者老而有少容自餘術士咸共歸之然始詞繁寡實頗竊有怪言若遭秦始皇漢武帝則復徐福欒大之徒矣桀紂殊世而齊惡姦人異代而等僞乃如此耶又世虛然有仙人之說仙人者儻猱玃之屬與世人得道化爲仙人乎夫雉入海爲蛤燕入海爲蜃當其徘徊其翼差池其羽猶自識也忽然自投神化體變乃更與鼈鼈爲羣豈復自識翔林薄巢垣屋之娛乎而顧爲匹夫所調納虛妄之詞信惑惑之說隆禮以招弗臣傾產以供虛求散王爵以榮之清閑館以居之經年累稔終無一効或歿

高五

六

於沙丘或崩乎五柞臨時雖誅其身滅其族紛然足爲天下笑矣然壽命長短骨體強劣各有人焉善養者終之勞擾者半之虛用者歿之其斯之謂歟植字子建魏武帝第四子也初封東阿郡王然後謚爲陳思王也幼舍珪璋十歲能屬文下筆便成初無所改世間術藝無不畢善邯鄲淳見而駭服稱爲天人也植每讀佛經輒流連嗟詫以爲至道之宗極也遂製轉讀七聲升降曲折之響故世之諷誦咸憲章焉嘗遊魚山聞空中梵天之讚乃摹而傳于後則備見梁法苑集然統括道源精究仙錄詐妄尤甚故著論以詳云聖賢同軌老聃非大聖論第二

晉祕書監孫盛安國

頃獲閑居復伸所詠仰先哲之立微考大賢

之靈術詳觀風流究竟行止高下之辨殆可  
髣髴夫大聖乘時故迹浪於所因大賢次微  
故與大聖而舒卷所因不同故有揖讓與干  
戈迹乖次微道亞故行藏之軌莫異亦有龍  
虎之從風雲形聲之會影響理固自然非召

高五

之也是故箕文同兆元吉於虎兕七之吻顏孔

俱允逍遙於匡陳之間唐堯則天稷楔冀其  
化湯武革命伊呂贊其功由斯以言用舍影  
響之論惟我與爾之談豈不信哉何者大賢  
庶幾觀象知器觀象知器預籠吉凶預籠吉

凶是以運形斯同御治因應對接羣方終保  
元吉窮通滯礙其揆一也但欽聖樂易有待  
而享欽冥而不能冥悅寂而不能寂以此爲  
優劣耳至於中賢第三之人去聖有間故冥  
體之道未盡自然運用自不得玄同然希古

存勝高想頓足仰慕淳風專詠至虛故有栖  
峙林壑若巢許之倫者言行抗轡如老彭之  
徒者亦非故然理自然也夫形躁好靜質柔  
愛剛讀所常習渴所希聞世俗之常也是以  
見偏抗之辭不復尋因應之適觀矯誑之論  
不復悟過直之失耳按老子之作與聖教同  
者是代大匠斷駢撲轂指之喻其詭乎聖教  
者是遠救世之宜違明道若昧之義也六經  
何常闕虛靜之訓謙沖之誨哉孔子曰述而不  
作信而好古竊比我於老彭尋斯旨也則  
老彭之道以籠罩乎聖教之內矣且指說二  
事而不非實言也何以明之聖人淵寂何不好  
哉又三皇五帝已下靡不制作是故易象  
經墳爛然炳著棟宇衣裳與時而興安在述  
而不作乎故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斯言之

證蓋指說老彭之德有以髣髴類已形迹之處所耳亦猶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豈若於吾言無所不說相體之至也且顏孔不以導養爲事而老彭養之孔顏同乎斯人而老彭異之凡斯數者非不亞聖之商五

迹而又其書往往矛盾粗列如左大雅搢紳幸祛其弊盛又不達老聃輕舉之旨爲欲著訓戎狄宣導殊俗乎若欲明宣導殊類則左社非玄化之所孤遊非嘉遁之舉諸夏陵遲敷訓所先聖人之教自近及遠未有譸張避

險如此之遊也若懼禍避地則聖門可隱商朝魯邦有無如者矣苟得其道則遊刃有餘觸地元吉何違天心於我猶如不能然者得無庶於朝隱而神仙之徒乎昔裴逸民作崇有貴無二論時談者或以爲不虛達勝之道

者或以爲矯時流逝者余以爲尚無既失之矣崇有亦未爲得也道之爲物唯恍與惚因應無方唯變所適值澄渟之時則司契垂拱遇萬動之化則形體勃興是以洞鑒雖同有無之教異陳聖致雖一而稱謂之名殊自唐虞不希結繩湯武不擬揖讓夫豈異哉時運故也而伯陽以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逸民欲執今之有以絕古之風吾故以爲彼二子者不達圓化之道各矜其一方者耳

### 老子疑問反訊第三

商五

晉祕書監孫盛安國

九

道經云故常無欲以觀其妙故常有欲以觀其微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舊說及王弼解妙謂始微謂終也夫觀始要

終觀妙知著達人之鑒也既以欲澄神昭其妙始則自斯以已宜悉鎮之何以復須有欲得其終乎宜有欲俱出妙門同謂之玄若然以往復何獨貴於無欲乎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盛以爲夫美惡之名生乎美惡之實道德淳美則有善名頑嚚聾昧則有惡聲故易曰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又曰美在其中暢於四支而發於事業又曰韶盡美矣未盡善也然則大美大善天下皆知之何得云斯惡乎若虛美非美爲善非善所美過美所善違中若此皆世教所疾聖王奮誠天下亦自知之於斯談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人不爲盜常使民無知無欲使知者不敢爲此亦道經語也又曰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

惡相去何若下章云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受其資雖智大迷盛以爲民苟無欲亦何所師於師哉旣相師資非學如何不善師善非尚賢如何貴愛旣存則美惡不得不障非相去何若之謂又下章云人之所教我亦以教人吾言甚易知而天下莫能知又曰吾將以爲教父原斯談也未爲絕學所云絕者堯孔之學耶堯孔之學隨時設教老氏之言一其所尚隨時設教所以道通百代一其所尚不得不滯於適變此又闇弊所未能通者也道沖而用之或不盈和其光同其塵盛以爲老聃可謂知道非體道者也昔陶唐之蒞天下也無日解哉則維照任衆師錫匹夫則駁然禪授豈非沖而用之光塵同波哉伯陽則不然旣處濁位復遠

導西戎行止則猖狂其迹著書則矯誑其言和光同塵固若是乎余固以爲知道體道則未也

道經云三者不可致詰混然爲一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無物之象是謂惚恍下章云道之爲物唯恍與惚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此二章或言無物或言有物先有所不宜者也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下章執者失之爲者敗之而復云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或執或否得無陷矛盾之論

乎絕聖棄知民利百倍孫盛曰夫有仁聖必有仁聖之德迹此而不崇則陶訓焉融仁義不尚則孝慈道喪老氏旣云絕聖而每章輒稱聖人旣稱聖人則迹焉能得絕若所欲絕者絕堯舜周孔之迹則所稱聖者爲是何聖

高五

十一

之迹乎即如其言聖人有宜滅其迹者有宜稱其迹者稱滅不同吾誰適從絕仁棄義民復孝慈者如此談仁義不絕則不孝不慈矣復云居善地與善仁不審與善仁之仁是向所云欲絕者非耶如其是也則不宜復稱述矣如其非也則未詳二仁之義一仁宜絕一仁宜明此又所未達也若謂不聖之聖不仁之仁則教所誅不假高唱矣逮至莊周云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又曰田常竊仁義以取齊國

夫天地陶鑄善惡兼育各稟自然理不相關梟鵠縱毒不假學於鸞鳳豺虎肆害不借術於麒麟此皆天質自然不須外物者也何至畜頑之人獨當假仁義以濟其姦乎若乃冒頓殺父鄭伯盜鄧豈復先假孝道獲其終害

乎而莊李培擊殺根毀駁正訓何異疾盜賊而銷鑄干戈覩食噎而絕棄嘉穀乎後之談者雖曲爲其義辯而釋之莫不艱屯於殺聖困躡於忘親也知我者希則我貴矣上章云聖人之在天下也百姓皆注其耳目師資貴愛必彰萬物如斯則知之者安得希哉知希者何必貴哉即已之身見貴九服何得佩實

抗言云貴由知希哉斯蓋欲抑動恒俗故發此過言耳聖教則不然中和其詞以理訓導故曰在家必聞在邦必聞也是聞必達也不見善而無悶潛龍之德人不知而不愠君子之道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既不以知多爲顯亦不以知少爲貴誨誘綽綽理中自然何與老聃之言同日而語其優劣哉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

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處其實不處其華也孫盛曰老聃足知聖人禮樂非玄勝之具不獲已而制作耳而故毀之何哉是故屏撥禮學以全其任自然之論豈不知叔末不復得返自然之道直欲伸己好之懷然則不免情於所悅非浪心救物者也非唯不救乃獎其弊矣

或問莊老所以故發此唱蓋與聖教相爲表裏其於陶物明訓其歸一也矣盛以爲不然夫聖人之道廣大悉備矣猶日月懸天有何不照者哉老氏之言皆駁於六經矣寧復有所愆之俟佐助於聃周乎即莊周所謂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者也至於虛誑譎怪矯詭之言尚拘滯於一方而橫稱不經之奇詞也王侯得一以爲天下貞貞正也下章云孰知

其極其無正復爲奇善復爲妖尋此二章或云天下正或言無正旣云善人不善人師而復云爲妖天下之善一也而或師或妖天下之正道一也而云正復爲奇斯反鄙見所未能通也

並以神機有利鈍故智用有漸頓也盛叙老非大賢取其閑放自牧不能兼濟於天下坐觀周衰遁於西裔行及秦壞死於扶風葬於槐里非遁天之仙信矣

#### 均聖論第四

盛字安國仕晉爲給事中祕書監少遊涉墳

靈

十三

索而以史籍爲懷故曰賢聖玄邈得諸言表而仁愛自我陶染庶物漸漬之功莫過乎經史著晉陽春秋三十餘卷評老氏中賢之流故知爲尹述書乃祖承有據嵇子云老子就消子學九仙之術尋乎導養斯言有徵至於聖也則不云學故語曰生知者上學知者次王何所位典達鴻猷故班固序人九等之例孔丘等爲上上類例皆是聖李聃等爲中上類例皆是賢聖有至聖亞聖賢有大賢中賢

#### 齊常侍沈約休文

自天地權輿民生攸始遐哉眇邈無得而言焉無得而言因有可言之象至於太虛之空曠無始之杳茫豈唯言象莫窺良以心慮事絕及天地蕞爾來宅其中毫端之泛巨海方斯非譬然則有此天地已來猶一念也我之所久莫過軒犧而天地之在彼太虛猶軒犧之在彼天地齷齪之徒唯謂赫胥爲遠何其瑣瑣爲念之局耶世之有佛莫知其始前佛後佛其道不異法身湛然各由應感感之所

召跨大千而咫尺緣苟未應雖踐迹而弗覩  
娑婆南界是曰閻浮葱嶺以西經塗密邇緣  
運未開自與理隔何以言之夏殷已前書傳  
簡寡周室受命經典備存象寄狄鞮隨方受  
職重譯入貢總括要荒而八蠻五狄莫不愚

鄙文字靡識訓義不通咸納贊王府登樂清

廟西國密塗厥路非遠雖葉書橫字華梵不  
同而深義妙理於焉自出唐虞三代不容未  
有事獨西限道未東流豈非區區中國緣應  
未啓求其會歸尋其旨要寧與四夷之樂同

日而語乎非爲姬公所遺蓋由斯法宜隱故

也炎昊之世未火未粒肉食皮衣仁惻之事  
弗萌懷抱非肉非皮死亡立至雖復大聖殷  
勤思存救免而身命是資理難頓奪寔宜導  
之以漸稍啓其源故燧人火化變腥爲熟腥

熟旣變蓋佛教之萌兆也何者變腥爲熟其  
事漸難積此漸難可以成著迄乎神農復垂  
汲引嘉穀肇播民用粒食歎腹充虛非肉可  
飽則全命減殺於事彌多自此已降矜護日  
廣春蒐免其懷孕夏苗取其害穀秋獮冬狩

所害誠多頓去之難已備前說周孔二聖宗  
條稍廣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  
草木斬伐有時麞卵不得妄犯漁不竭澤畋  
不燎原釣而不綱弋不射宿肉食蠶衣皆須  
耆齒牛羊犬豕無故不殺此則戒有五支又

開其一也逮于酣鬪于酒淫迷乎色詭妄於

人攘盜自己外典所禁無待釋教四者犯人  
人爲含靈之首一者害獸獸爲生品之末上  
聖開宗宜有次第亦由佛戒殺人爲業最重  
也內聖外聖義均理一而蔽理之徒封著外

高五

十四

高五

十五

教以爲烹羊豢豕理固宜然惑者又云若如釋氏之書咸有緣報之業則禹湯文武並受割剗周公孔子俱入鼎鑊是何迷於見道若斯之篤耶試尋斯證可以有悟矣

華陽先生難

鎮軍均聖論

山民陶隱居仰諮

論云前佛後佛其道不異周室受命象寄狄鞮隨方受職西國密塗厥路非遠唐虞三代不容未有事獨西限道未東流非爲姬公所遺蓋由斯法宜隱燧人火粒變生爲熟蓋佛教之萌兆周孔二聖宗條稍廣見生不忍其死聞聲不食其肉草木斬伐有時麌卵不得妄犯又戒有五支四者犯人人爲含靈之首一者害獸獸爲生品之末內聖外聖義均理

一諮曰謹按佛經一佛之興動踰累劫未審前佛後佛相去宜幾釋迦之現近在莊王唐虞夏殷何必已有周公不言恐由未出非關宣隱育王造塔始敬王之世旣闇浮有四則東國不容都寡夫子自以華禮興教何宜乃說夷法故歎中國失禮求之四夷亦良有別意且四夷之樂裁出要荒之際投諸四裔亦密邇危羽之野禹迹所至不及河源越裳白雉尚稱重譯則天竺罽賓久與上國殊絕衰周已後時或有聞故鄒子以爲赤縣於宇內止是九州中之一耳漢初長安乃有浮圖而經像眇昧張騫雖將命大夏甘英遠届安息猶弗能宣譯風教闡揚斯法必其發夢帝庭乃稍就興顯此則似如時致通闕非關運有起伏也若必以緣應有會則昔之淳厚羣生

高五

十六

何辜今之澆薄羣生何幸假使斯法本以救濟者夫爲罪莫過於殺肉食之時殺孰甚焉而方俟火粒甫爲教萌於大慈神力不有所躡乎若梗糧未播殺事難以息未審前時過去諸佛復以何法爲教此教之萌起在何佛兼四戒犯人爲報乍輕一殺害獸受對更重首輕末重亦爲未達夫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周孔所云聞聲不食斬伐有時者蓋欲大明仁義之道於鳥獸草木尚曰其然况在乎人而可悖虐非謂內惕寡方意有緣報覩迹或似論情碩乖不審於内外兩聖其事可得是均以不此中參差難用頓悟謹備以諮詢願具啓諸蔽

難云釋迦之現近在莊王唐虞夏殷何必已有周公不言恐由未出非關宜隱育王造塔

始敬王之世閻浮有四則東國不容都無答曰釋迦出世年月不可得知佛經旣無年曆注記此法又未東流何以得知是周莊之時不過以春秋魯莊七年四月辛卯恒星不見爲據三代年旣不同不知外國用何曆法何因知魯莊之四月是外國之四月乎若外國用周正耶則四月辛卯長曆推是五日了非八日若用殷正耶周之四月殷之三月用夏正耶周之四月夏之二月都不與佛家四月八日同也若以魯之四月爲證則日月參差不可爲定若不以此爲證則佛生年月無證可尋且釋迦初誕唯空中自明不云星辰不現也瑞相又有日月星辰停住不行又云明星出時墮地行七步初無星辰不現之語與春秋恒星不現意趣永乖若育王造

塔是敬王之世間浮有四此道已流東國者  
敬王已來至於六國記注繁密曾無一槩育  
王立塔非敬王之時又分明也以此而推則  
釋迦之興不容在近周世公旦之情何得未  
有

難云夫子自以華禮興教何宜乃說夷法故

歎中國失禮求之四夷亦良有別意

答曰弘教次第前論已詳不復重辨

難云四夷之樂裁出要荒之際投諸四裔亦  
密邇危羽之野禹跡所至不及河源越裳白  
雉尚稱重譯則天竺罽賓久與上國殊絕衰  
周已後時或有聞故鄒子以爲赤縣於宇內  
止是九州中之一耳漢初長安乃有浮圖而  
像眇昧張騫雖將命及夏甘英遠届安息猶  
弗能宣譯風教必其發夢帝庭乃稍興顯此

則似時有通礙非關運有起伏也

答曰本以西域路近而大法不被此蓋由緣  
應未發非謂其途爲遠也其路既近而此法  
永不東流若非緣應未至何以致此及後東  
被皆由緣應宜發通礙各有其時前論已盡  
也

難曰若必以緣應有會則昔之淳厚羣生何  
幸今之澆薄羣生何幸假使斯法本以救澆  
者夫爲罪莫過於殺肉食之時殺孰甚焉而  
方俟火粒甫爲教萌於大慈神力不有所躡  
乎若秌糧未播殺事難息未審前時過去諸  
佛復以何法爲教此教之萌起在何佛兼四  
戒犯人爲報乍輕一殺害獸受對更重首輕  
末重亦爲未達夫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周孔  
所云聞聲不食斬伐以時者蓋欲大明仁義

之道於鳥獸草木尚曰其然況在乎人而可

悖虐非謂內惕寡方意在緣報觀迹或似論  
情碩乖不審於內外兩聖其事可得是均以  
不此中參差難用頓悟謹備以諮詢願具啓  
諸蔽

廣弘明集卷第五

音釋

憚

怖之涉

切

猶

音險

切

狃

音狃

切

猱

奴刀

切

柞

音昨木也

切

邯

音寒鄆音丹

切

鄆

音鄆姓也

切

曷

音立姓

切

禡

音昨木也

切

禡

音禡

切

答曰民資肉食而火粒未啓便令不肉教豈  
得行前論言之已具不復重釋衆生緣果所  
遭各有期會當昔佛教未被是其惡業盛時  
後之聞法是其善業萌時善惡各有其時何  
關淳厚之與澆薄五支之戒各有輕重非殺  
戒偏重四支並輕且五業雖異而互相發起  
犯人之戒人重故先出犯獸之戒獸輕故後  
被訓戒之道次第宜然周公孔子漸弘仁惻  
前論已詳請息重辨若必以釋教乖方域之  
理外此自一家之學所不敢言